

雀 斑

吳良大叫了一聲「啊！」後，就整個人重心不穩的撲倒在桌子上，他笨重的身體讓桌子隨即傾倒，屁股墜到磨石子的堅硬地板上，發出了「碰！」的聲音。

教室內原本大聲聊著遊戲的男生都轉頭瞪大眼睛，原本邊講秘密邊竊笑的女生嚇得尖叫了起來……

(一)

國中時期的我，在好幾個學校像馬戲團一樣轉來轉去，不管到哪裡，總會和頻率不合的人在同一個班級。我並不想要自己與眾不同，也不想要引人注目，所以也沒人記得我的名字。但是，不管到什麼學校、什麼班級，大家都不約而同的叫我——「雀斑」。

「雀斑，手機借我！」吳良伸出肥得看不出一絲皺褶的手。

「我的手機真的很舊了，跑遊戲根本跑不動啊。」我小心翼翼的說著。

「別囉嗦，快點拿出來！等一下被班長看到，又要被收走了！」

我從口袋裡緩緩地掏出手機，用兩隻手仔仔細細的交到吳良的手心上，怎知吳良一隻手插在口袋裡，另一隻手快速的在手機上滑了又滑、點了又點，裝出很酷的樣子。看著手機像翹翹板一樣晃動著，我的手心冒出了冷汗。終於，讓我最害怕的事情發生了，那手機在他那圓肥的手心失去了平衡，眼看就要掉下來了！

「小心！」我大聲的喊叫著。

吳良被我突然發出的聲響嚇了一跳，趕緊抓緊正在滑出掌心的手機，他斜眼看著我：「掉了又不會怎麼樣，你的反應也太——誇——張，雀斑都擠在一起了！」他拉長聲音說著，滑稽的表情和聲音惹得全班同學都笑了起來。我將漲紅的臉低下，只專注的盯著手機。

吳良隨手將手機丟在桌面上，我趕緊蹲下身子，用雙手和身體去攔住滑行的手機，還好，手機撞到了我的胸口，扎扎實實的停了下來。

我趕緊按壓手機的圓鍵，還好運作一切正常，我鬆了一口氣。按下關機鍵後，螢幕變成黑色，隱隱映照出我的臉龐，是均勻的灰黑色。

(二)

有人說，學校是小型的社會，我倒覺得，它比社會更難讓人生存，也更難以躲藏。

教室裡的座位一個貼著一個，從座位站起身，一不小心就會撞在一起；如果有人存心要扎刺誰，說起來也是輕而易舉。再說，在社會中，我們想躲起來，關起門就好；但如果不去學校，警察卻會來敲開我們家的大門。

那趴在自己課桌椅的小天地，這總可以了吧！答案是：不行！上課趴著，會打擊老師的自尊心，萬一不幸被巡堂的校長看到了，老師就必須去校長室喝他絕對不想喝的咖啡，所以，老師只要看到有人趴著，即使表面上和顏悅色的叫醒你，但其實內心的熊熊烈火，應該是一支消防隊也難以平息的。

那如果逃呢？在古代，文人如果想脫離塵世，一腳跨上停泊在江面的小船就可以。但是很可惜的，這種小船並不存在於現實的學校生活中，而且，我也沒有跨得開的步伐。

邊走邊想的我，不知不覺回到了家，廚房中飄出了香味，我看到媽媽在廚房汗流浹背的炒菜，白皙的臉頰透著緋紅。

「吃飯啦，在學校怎麼樣？同學好不好相處？」

「很好啊！」

「媽媽沒有辦法接你，你要像今天一樣，放學就要直接坐車回來，不要到處亂跑！」

「知道了啦。」

「我等一下還要出去上夜班，你趕快吃飽做功課。」媽媽邊說邊將圍裙取下，走到房間拿起瓶瓶罐罐的化粧品，很快速的抹在臉上，我用心記下了那幾罐東西。

摩托車發出了嘶吼的聲音，還吐出了不少白煙後才慢慢的移動，等到聽不見車聲，我走進媽媽的房間，把那幾個小罐子內的東西倒在手心，仔細的抹在臉上一圈又一圈。白白的圓圈中透出了一點一點褐色的斑點，這斑點在白色的底色上，更加的明顯。

我虔誠的祈禱著，希望一覺醒來，這些討人厭的斑點就會消失不見，像媽媽的臉一樣乾淨。

（三）

「各位同學，『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兩句，再爬上一層樓可以望見什麼呢？用你的想像力來想像一下，請同學舉手發表。」

教室內如同往日一般靜默無聲，下午第一節的國文課，總是密密麻麻的重點，國文老師嘴巴裡發射出的連珠砲，也擊得同學倒臥不起，只留下拋出問題的老師自言自語。

吳良這時史無前例的舉起了手，手臂直挺挺的，老師喜出望外的點了他：「吳良第一次舉手回答問題，請同學一定要認真聽！」

同學聽到吳良要回答問題，睡著的都醒來了，畢竟，他是全班最不可能答對的人。

「再爬上一層樓可以望見什麼呢？」老師又再把問題說了一次。

「可以看到雀——斑——！」吳良大聲的說著，瞬間，全班爆出一陣笑聲，原本沉悶的

國文課，學生都活過來了！

「雀斑？什麼雀斑？」老師看到同學反應那麼熱絡，不放棄讓同學恢復精神聽課的機會，繼續追問著。

「就是啊，藍色的天空中有一朵一朵的雲，那就變成天空的雀斑了！地上一塊一塊的田，也像是地上的雀斑。」

「真有想像力，還用譬喻法來說明，真棒！請同學一起給他拍拍手！」幾個平時就很調皮的男生用力的鼓掌，有的同學笑到抱住肚子，有的直拍桌子。

我壓抑著心中的難過，裝著不在意，因為早上起床看到雀斑還在臉上，我已經難過一次了，現在只能在課本裡畫著漫畫人物。我畫了一個胖胖身材的人，然後在他的臉上用力畫著圈圈，一圈又一圈，直到那一頁破了洞。

下課時，班長和要好的幾個小女生馬上跑去導師室，不一會兒，班長就來叫我去辦公室，我不情願的拖著腳步靠在走廊的邊緣走著。

「同學說雀斑，你不在乎嗎？」導師一臉關心的說。

「不在乎啊！」

「如果你聽了不開心，就要跟他們說，他們才不會一直這樣說你；如果你聽了不高興，他們還是繼續說，那就是霸凌！」

「那又沒什麼。」我裝做不在乎的樣子，眼睛看著窗外。

「如果你真的不在意，那老師也不能說什麼。不過，你是真的沒關係嗎？」

「沒——關——係——！」我變得有點不耐煩，拉長了聲音說。

導師輕輕的拍了我的肩膀說：「如果你在意的話，一定要讓老師知道。」

這時，我明明知道她能幫的忙真的微乎其微，但是還是隱隱感覺到四周的空氣，溫暖了一些。離開導師室的我，依舊靠在走廊的邊緣走著，彷彿這樣，別人就會少發現我一點。

其實，我會裝著不在乎，是因為轉過這麼多學校之後，我知道即便是抗議、生氣、告狀，其實都沒有什麼用，因為「雀斑」是我的第一個名字，被老師禁止之後，取而代之的就會是「斑點」、「點點」、「草莓」、「補丁」、「馬賽克」……沒完沒了。同學的創意總是無限，而同儕之間，是用「笑」來畫圈圈，不笑的人就被畫在圈子的外面。

至於我的感受呢？我沒有辦法用尺去量我的憤怒有多少公分，也沒辦法用科學實驗來驗證，即使是聲嘶力竭的哭訴，他們只會辯說他們只是開個小玩笑，是我自己缺乏幽默感，太

嚴肅。

那老師呢？搞不清楚狀況的科任老師，永遠不知道學生在起什麼鬨，只知道大家都因為那一、兩句話，就從昏昏欲睡到興致勃勃；那導師呢？他們的想像力總是慢一步，但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不是想盡辦法捉弄別人的人。他們就像是徒步阻止獵犬的人，即使關心狂奔的兔子，卻也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牠在獵犬的利齒前為了求生存而耗盡所有的力氣。

（四）

工藝課中，木屑漫天飛揚，切割好的木塊在用砂紙打磨後，顯出平滑光亮的外表。

「雀斑，幫我磨！」吳良說完就丟了一塊木塊在我的桌上。

「好！」除了這個字，我其實不能說別的。

為了趕上老師要求的進度，我只能更用力的磨，磨到我幾乎抓不住砂紙了。就在我用力一搓時，砂紙往前直直滑了出去，磨到我握在木塊邊緣的拇指，我嚇了一跳，用石指握緊了拇指，再打開時，拇指側邊上有白白的，像波紋一樣的皮掀起。我不覺得痛，只是看得著迷……

「砂紙磨在任何東西上，都能像木塊一樣，乾乾淨淨的嗎？」我手裡磨著木塊，心裡卻愈想愈入神，甚至還開始盤算著要如何夾帶一兩張砂紙回家。

下課後，我主動留下來打掃教室，發現有幾個偷懶的同學，還沒有開始進行打磨的工作，所以砂紙還是全新的，它們的表面摸起來非常的粗糙，我笑著撿拾起來放在口袋，繼續在木屑塵中打掃。

（五）

放學後，我走在學校的圍牆邊，麻雀啾啾的叫聲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停下腳步仔細的觀察牠們，牠們一隻隻圓滾滾的在電線上排排站，那身深淺不一的褐色，給人眼花撩亂的感覺。

我想著：「這褐色在鳥身上很可愛，在小小孩、外國人、女孩子的臉上，都很可愛，可是，這顏色到了一個東方人、國中、男生的臉上，就不是一件尋常的事，為什麼是我呢？是詛咒嗎？」

麻雀原本一隻挨著一隻，但看到從下方飛來的小石子，一下子全部飛起，不一會兒又全部歸位。不一會兒，又飛起來，又飛回來。我往後方一看，三個高年級的學生，邊抽著煙邊拿著小石頭對著麻雀丟，看誰能丟到麻雀，他們愈玩愈瘋，還拿冒煙的煙蒂丟。他們看了我一眼，誇張的發出了好大的笑聲，我低著頭不敢看他們，趕緊離開原地，趕到公車站去。

回到家後，我找來了一面最大的鏡子，看著鏡子中那點點的雀斑，選中了一顆顏色較深的，離鼻子最遠的，將砂紙按壓在上面，輕輕的移動。我想像著那個斑點的褐色正一點一點的被磨掉，即使已經有點痛了，我還是咬著牙的忍耐著。

我將砂紙移開，沒想到那點褐色依舊頑強的貼在皮膚上，一點也沒有要移開的意思。我更用力的磨，一直到看到了一點點的紅色，才感覺到承受不了的痛。不過，這時候，在血色的底色上，斑點已經看不清楚了。

「你的臉上怎麼有 OK 繃？」媽媽問。

「我走路太靠近路邊，結果被告示牌刮到了。」我低頭做功課，刻意將臉朝向牆壁，但還是被媽媽發現了。

「我看看。」

「沒怎麼樣啦，就破皮而已。」我遮著 OK 繃，故作輕鬆。

「破皮也要注意，感染就糟了。」剛工作回來的媽媽，東西還沒有放下就急急的跑去拿藥箱。

「不用啦，我擦過了。」

「媽媽很忙，你自己要好好照顧自己，上國中了，做什麼事都要小心一點。」媽媽不放心的把 OK 繃撕下來，抹上厚厚的藥。

「我知道啦！」說完，我就又轉頭做功課。

我知道媽媽如果知道真相，一定會很難過；但是如果不試試看，我每天都會很難過。

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這雀斑就跟著我，從小就學著媽媽用菜瓜水、用檸檬、用蛋白、用泥巴敷臉，只是，媽媽是愈敷愈白，而我，愈敷愈花。

（六）

「七年一班林啟翔，到學務處來！」學校的廣播特別大聲，尤其是學務主任宏亮的聲音特別有穿透力，因為他的頭特別的大，大家都叫他大頭主任。

「雀斑，大頭主任叫你，做了什麼壞事啊？」吳良和那幾個小嘍囉一起叫囂著。

我沒有理會他們，趕緊跑到學務處。

學務處外面，有二個看了眼熟的學長，大頭主任則已經橫眉豎眼的站在走廊上等我。

「林啟翔，過來！」

「是！」聽到大頭主任嚴肅的聲音，我的心裡有不好的預感。

「昨天你放學的時候，有沒有和這兩個同學在一起？」我仔細看了他們，才想起就是昨天丟小鳥的人。

「有在圍牆外遇到他們。」

「這麼說來，打人和抽菸你也有一份？」

「我又不認識他們！怎麼會和他們做這種事！」我瞪大了眼睛搖著手說。

「那他們怎麼認識你？還說你是老大？明義國中打電話來，說我們有三個學生昨天在圍牆外抽菸還打了他們的學生。三個學生，除了這兩個，還少一個！」

「我什麼都不知道！」

「那你說，另一個人是誰？」

「我只知道是一個男生，其他的我不知道！」

「你說不出來，可是他們兩個卻都說是『雀斑』和他們在一起！」

「我跟他們看了一下麻雀就去搭車了，我哪會跟他們一起抽菸？打人這件事我連看都沒看到！」我激動得愈講愈大聲。

「你不是從明義國中轉來的嗎？昨天他們就是打明義的學生！把人打受傷了，不用負責嗎？你臉上這是什麼？不是打架受傷的嗎？」大頭主任靠近我的臉說，原本已經很大的頭，看來更大了。

「我這是被告示牌刮到的！」

「是哪一片告示牌會刮人，你告訴我，學校附近的路我每天都踩兩回，從沒有看到會傷人的告示牌，你說在哪裡？是那一片？」

「反正我不認識他們，這件事和我沒有關係！」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大頭主任的問題，只能用盡了所有的力氣吼著。

「你不認識他們，他們卻都說和他們在一起的是雀斑！你不是雀斑嗎？」

「我不是！我不是！我只是走經過而已！」我的聲音因為氣憤而變得沙啞。

「看來，我要打電話請你家長來一趟，你才肯說實話。」

大頭主任也被我的否認惹毛了，拿起電話就要撥號碼。

「我的媽媽工作很忙，沒有空接電話。」

「很忙也要來一趟，你還搞不清楚自己惹了什麼禍！是吧？家長忙，孩子就不用好好教嗎？就是有這樣的家長，才会有這樣的孩子！」

看到大頭主任按下號碼鍵，我的眼淚不爭氣的滾落臉頰，這時，OK 繃被淚水浸濕，滲出了淡淡的血色。

吳良一群人都圍在對面二樓望向學務處，「雀斑哭了，趕快拍下來！」幾個偷藏手機的人趕忙掏出手機，閃燈此起彼落。

我摀住了臉，再也不想看到任何人，也不想被任何人看到。

媽媽沒有接電話，而我又堅稱自己沒有抽煙、打人，只能在學務處待著。去上廁所時，走廊上的同學故意把話講得特別大聲。

「哪裡抽菸而已，還打人吔！真敢！」

我繼續走我的路，什麼話都沒有說。我安慰自己，不用再聽到「雀斑」其實也不錯，畢竟抽菸或打人，是可以自己控制要不要去做的；但臉上長什麼，不能隨自己的心意，想到這裡，我竟不自覺的笑了出來，眼角滲出了一些水。

媽媽始終聯絡不上，但是其他家長都到學校了。大頭主任和家長商議，先到明義國中去道歉。

（七）

兩位學務主任一見面並沒有多寒暄，馬上開始處理事情。

「我們的學生不懂事，和貴校的學生發生了衝突，我帶他們來道歉！」大頭主任趕緊說明了來意。

我們和家長們都在大頭主任的眼神示意下低下了頭表示道歉，雖然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也要這樣做。

「就我所知，他們不是發生衝突，是你們的學生單方面看我們的學生不順眼，就打他的，這麼優秀的學生被這麼粗暴的對待，我們都很痛心！」

「報告！」

從門口傳來清朗的聲音，一跛一跛走進來一位皮膚黝黑的男生，低著頭的我看到這個男生小腿上包著繃帶，手也用吊帶支撐著放在胸前，看起來手骨折了；再往上看，我卻嚇了一跳，在心裡喊了一聲「啊！」

他的臉頰，有一個手掌大的紅色印記，像是被人十分用力的打了一巴掌。

「承哲，打你的就是這三位同學吧！」明義國中的學務主任指著我們三個人。

承哲仔細的看了我們，看前兩位同學時，他點了點頭，但看到我時，卻皺起了眉頭，不但看得特別久，也將頭歪向一邊。

「承哲，有什麼問題嗎？」學務主任問。

「主任，我沒有見過這一位同學。和這兩位一起打我的，我雖然不太記得，但肯定不是

他。」

大頭主任聽到這話，直盯著我，嘴巴張得開開的，顯得特別的尷尬，然後閉起了嘴巴，將眼光移到另外兩個打人的學生，直狠狠的，這兩個學生的頭更低了，完全不敢看大頭主任。

我這時候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能愣愣的站著。

「沒你的事了，你先去辦公室外面。」大頭主任小聲的說，用眼睛示意我趕快消失。

我默默的轉身走到外面去站著。過了好一會兒，被打的承哲一跛一跛的走出來了，艱難的想要坐在走廊邊的階梯上，我見狀趕快去扶他。

「謝謝你。」承哲大聲的說著，還咧嘴笑著，露出潔白的一排牙齒。

「我才要謝謝你呢！」我小聲的說。

「你又沒打人，為什麼會來這裡呢？」

「說來話長，反正都是雀斑惹的禍！」說這句話時，我的眼眶紅了。

「雀斑？這和雀斑有什麼關係？」

「別管我了，你的臉被打成這樣，不要緊吧！」

「呵呵，我的臉可沒有被打，這是胎記。」承哲笑笑的說，彷彿在笑我是笨蛋一樣，連胎記或巴掌印都分不清楚。

我聽了卻一點也笑不出來，因為那血紅色的胎記，看起來有些嚇人。而且，「胎記」就意味著不會隨著時間而消失，不像巴掌印，遲早要消失不見的。

「見過我的人沒有人忘記我的，所以我到任何地方都特別的有名呢！」承哲故意把下巴抬得高高的。

「這樣出名是好事嗎？」我不解的問。像我自己，最大的心願就是沒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但是偏偏所有人都會記得我，更精準的說，是記得我臉上的雀斑。

「以前在我們泰雅族裡，男人必須是勇士才可以紋面，等到很老很老，要到另外一個世界時，祖先才能在彩虹橋上認得我們。到了現代，大家都不紋面了，所以像我這樣一出生就有這麼特殊的胎記，祖先怎麼會不認得我呢？」承哲得意的笑著。又接著說：「不過，有時候會還是會惹上一些麻煩。」

「什麼麻煩呢？」

「你學校的人應該就是看到我長成這樣才打我的！」

「你不生氣嗎？」

「有什麼好生氣的呢？我想，他們應該是嫉妒我有勇士的印記，所以才打我的！而且雖

然被打了，但是我大部分時候都敏捷的躲開了，並且堅持不還手，所以我其實是贏了。」

看著他得意的神情，我實在無法理解，明明他被打得骨折又不良於行，卻滿是勝利者的姿態，真是奇怪。

他起身時，我看他很費力的將一隻手臂先撐在地上，再讓身子站起來，我趕緊扶了他，讓他省點力。

「我先走了！」承哲眨了一隻眼後，又露出整排潔白的牙齒。

我看著他一跛一跛的走離了學務處，爬上迴旋梯上了二樓，我的眼睛無法離開他，因為他看起來是那樣的挺拔。

我呆呆的想著這張臉，第一眼無法讓人移開視線、第二眼卻不忍心再看的那張臉，竟能同時擁有陽光的光采和陰影，自然的移動於人群之中。

我又想起了自己為了那點點雀斑的臉，不知吃了多少苦頭，突然覺得眼前的人，是真正的勇士，而自己，則是個長不大的孩子。

這時，我看到他在對向二樓的走廊上走著，即使受了傷，他的腰桿子還是直挺挺的。他熱情的用還能動的手向同學打招呼，有同學還將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這動作讓我擔心了起來，怕這動作會讓他的傷勢更嚴重。

這時他發現我還在看著他，他舉起了用吊帶支撐的手臂，對著我用力的揮揮手，依舊是露出白白的牙齒，轉身走時，那一跛一跛也不見了，他昂首闊步著……

（八）

回到學校，那張紅色的臉不時浮現在我的眼前。

「雀斑，去明義國中，了不起喔！」，「去道歉的感覺如何啊？雀斑！」吳良用誇張的語氣一直說著，我卻一句也聽不進去，只專心的想著咧著嘴朝著我揮手的那一幕。

「雀斑，手機拿來！」

我習慣性的伸手摸手袋，在碰到手機的那一刻，那個一跛一跛的畫面浮現在我的眼前。我突然停了下來。

「你不要想騙我，之前離開學校，你明明領了手機，應該還在你身上吧！還不快一點，我快來不及上線了！」吳良看著我，我只是把手機握得更緊，眼睛直勾勾的望著他，我想知道像那個勇士「敏捷的躲開，並且堅持不還手」的話，事情會變成什麼樣，也許最壞結果就是跛腳和骨折而已。

「我如果輸了遊戲，看我怎麼修理你！」

吳良的眼睛原本被肉覆蓋成一直線，現在卻全部撐開來瞪著我，向著我一步步靠近。

我說過，學校是個讓人無法躲藏的地方，在這裡，所有的空隙都更加的狹小，我往後退到桌子旁，計算著六十公分的走道，二十多人的障礙物，教具、掃具、垃圾桶全都塞在這空間裡，我該怎麼移動，才能敏捷的躲開，不撞到人也不被絆倒。

不過，吳良顯然是沒有想要用追的方式達到他的目的，他肥胖的身軀要通過那狹小的走道，也是很困難的挑戰，他深知在這教室裡，誰都跑不了，無論什麼體型。

我想，我的「反抗指令」澈底激怒了吳良，他竟然用身體撲了過來，要來搶奪我的手機，我緊抓著手機。為了避開他撲過來的雙手，我在六十公分的走道中向右跨了一步，還轉了九十度，讓身體完全離開了原有的位置，我想，這是我長久以來，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潛在反應。

吳良大叫了一聲「啊！」後，就整個人重心不穩的撲倒在桌子上，他笨重的身體讓桌子隨即傾倒，屁股墜到磨石子的堅硬地板上，發出了「碰！」的聲音。

教室內原本大聲聊著遊戲的男生都轉頭瞪大眼睛，原本邊講秘密邊竊笑的女生嚇得尖叫了起來……

看到這一幕的我，噗哧的笑了出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一發現自己的失態後，我趕緊收起笑容，但此時，其他人卻跟著大笑了起來。我才發現，原來一起笑的原因，可能不全是惡意的。

我伸出手，想將吳良拉起身，他不理會我。從地上掙扎起身時，他將一隻手撐在地上，卻痛得哇哇叫，這隻手可能骨折了，換了一隻手後，才順利站起來。他似乎摔到屁股的尾錐，走路一跛一跛的。

（九）

段考時，考了「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含意，我寫了：「人要往上跨一步，那他的視野就會更加的廣闊，也不會去在乎生活中讓人挫折的芝麻小事。」老師似乎覺得我這個答案不錯，還影印下來貼在布告欄中。

也許你會想問：被我磨破皮的雀斑不見了嗎？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因為一塊深色的疤痕蓋住了雀斑的褐色。我想，這輩子我應該不會再去磨第二顆了。

也許你也會想問：吳良從此就改變了嗎？這答案可要讓你失望了，他依然在我屁股後面「雀斑、雀斑」叫個不停，像個小孩子一樣，不過，他失去了同學的友誼，而我得到了同學的尊敬，漸漸的，我會走在走廊的正中間，看到同學，也會舉起手來咧著嘴打招呼，愈來愈多人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但我一點都不覺得重。